

# 创新中的困惑

讲师：宋承敏

现在，创新是一个热门的话题。为了前进，我们需要创新。创新是生命。可是，有时候创新也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。经常听到一句话，不创新等死，创新找死。另有一句话，不要把创新当做一个筐，什么都往里装。我们究竟如何创新，如何正确地创新？

当我们老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求助于创新。再有就是我们去创造全新的产品和服务，开拓新的市场。这两种情况都是理所当然的。问题出现在哪里？

有的人没有意识到创新的本来的目的。因为创新是潮流，大势所趋，我就顺潮流，赶时髦，为创新而创新。如果你的创新市场并不认可呢？创新的目的是创好，创有用。创新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，创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。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，消费者欢迎不欢迎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们要处理好创新和质量的关系。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质量，市场不会认可。也许开始的时候消费者有新鲜感，但是后来还是会放弃。据有关部门调查，有一半创新型企业的寿命不超过五年。

我们要处理好创新和市场接受的关系。有一些创新，质量很好，但是也可能由于价格、不方便、不习惯、消费者比较生疏等等原因，市场一时接受不了。因此也要注意市场现时消费水平、发育程度、发展阶段等问题。

创新问题必须和保守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创新好，守旧就不好，有的必须创新，有的可以守旧，有的还需要返璞归真。正因为提倡大力创新，就必须注意有的还真不能创新，必须保持优良传统。为什么有的创新不成功？有人在创新和守旧之间犹豫彷徨，因为我们要处理好创新和守旧的关系。

我们在网上“华闻天下”看到 2015 年 6 月 12 日一篇文章，题目叫“中医亡于药”，很有分析的意义。

中医要不要创新？

中医药肯定是要创新的，日本、韩国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。中医药的治病原理一方面要继承发扬，不断总结提高，另一方面要用现代科学去研究它，注意不是去取代它，取代不了。要用现代人的语言、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说明它。中医药完全西医化、现代化肯定是不行的，中医侧重于经验和感觉，西医侧重于解剖和检验。中医把局部看成整体，西医把整体分解为局部，给你开一刀。中医讲阴阳互补，经络，西医讲系统。各有所长。

中药加工既要保持原有加工方式，膏丸散丹，又要逐步标准化、工业化、科学化。但是在工业化、大批量生产的同时，本来就不能降低标准，而且要进一步提高。

举例。中药用的今年用的枇杷叶必须是去年从树上摘下来的老叶，树龄至少三五年。用鬃刷把枇杷叶背面的毛刷得干干净净，放在竹垫上晾到八九成干，以一公斤为单位，一叶一叶码好用绳子扎起来，再立起让它彻底干燥。做药的时候，拿出来，用药刀切成 0.5 厘米厚的丝，锅里加炼熟的蜂蜜和适量开水，放入枇杷丝拌匀，用文火炒到枇杷丝既能很均匀地沾上蜜，又不黏手，取出放

凉即可。”

但现在农民们一般都是怎么采集落叶？都是直接用一根金属的或者竹制的长签扎地上的落叶，管它老叶、新叶。很多叶子在泥里已经腐烂，再一下雨，浸泡过后还有什么用？采回来洗都不洗，毛也不去，晒干一扎。炮制的时候，甚至连绳子都不解，蜜炙就更不用提了，直接往提取罐里倒。

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，是为“道地”。这是五千年来通过实践摸索出的规律。大量验证表明，一旦改变了环境，药效往往就不行了。文革之前，中药如果需要异地种植，必须经过三代，考察是不是有疗效。用第一代的种子种第二代，第二代的种子再种第三代，直到三代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药材一致，才允许移植。现在则随心所欲了，想去哪里种就去哪里种。

前一段时间检查出鱼腥草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从原料上就不对。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深山的水沟溪泉两边，没有污染，煮了以后给小孩退烧很快就能见效。现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，把鱼腥草洒在大地上，像种蔬菜一样。本身那个地是农田，已经施过很多年的化肥农药。长出来后用耙一耙，装在竹筐浸到水塘里，把泥洗掉就挑到集市上去当蔬菜卖了。当天卖不完怕烂掉才拿回去晒干，卖出去做药。肺炎发烧，以小孩居多。小孩病情变化很快，以往一服药就能扳过来，延误了就可能致命。你说拿这样没什么疗效的鱼腥草做药，吃了能不死人吗？

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大量供应，优质的原产地药材则遭到人们竭泽而渔式的掠抢。如今浙江各中药房，已经难以看到原汁原味的“浙八味”了。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野生重楼，又名七叶一枝花，已经濒临灭绝。道地药材大多产于老少边穷地区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如果能使产量倍增，对当地都是有吸引力的。麦冬使用壮根灵后，单产可以从 300 公斤增加到 1000 多公斤。党参使用激素农药后，单产量也可增加一倍。但药效可想而知。

就像我们吃黄瓜，头尾两端味道不一样，当归各个部位的药效不同。当归头止血，当归身补血，当归尾破血(催血)，不能乱用。以前用当归，都要分清部位，一钱一钱算得很仔细。现在去配药，药房的人说，当归都长得很大，给你一整根，都啃光也不会出事情，当然，也没什么疗效，跟吃萝卜差不多。一名老医生告诉记者。

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的真相更令人震惊，这也是我国中药材出口最大的拦路虎。从检测统计可以看出，我国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，几乎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出。二三十年前，为了消灭长白山上的松毛虫，政府曾组织飞机在林区大规模洒下 666 等剧毒农药，至今该成分仍不时在长白山区的人参中被检出。

岷县当归又称“岷归”，为药材界公认的“道地药材”。前段时间岷县“毒当归”闹得沸沸扬扬。由于黄芪、当归、党参等药材常发麻口病，束手无策的农民最后只能用各类高毒高残农药一起“招呼”。吓得不少想买当归的朋友，不惜绕道到香港去买。

“抢青”之祸。

内行人都知道这句谚语：“三月茵陈四月蒿，五月砍来当柴烧。”药王孙思邈更在一千多年前直接指出，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，有名无实，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。

中药市场放开以后，药材变成了“农副产品”，没多少人再指导农民种药了。现在种药主要靠价格调节，哪个上涨种哪个，哪种方法长得最大最快就用哪种。

为了尽早上市，药农采收的天麻里面都是瘪的。桔梗生长两三年才能达标，现在人工种植一年就可以了。

杜仲等皮类药材，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 0.3 厘米厚，树龄一般 10-15 年，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，那才有效。现在不管年限，也不管加工、研炒了，当年种的都拿来用，都是薄皮和枝皮的，也根本没有丝，疗效相差极大。黄芩五寸长才能用，现在才长到一寸长就被挖出来了。甘草、大黄三年以上的才能达标，可农民一旦遇到价好的年份，就会提前采收。

还有药用价值极高的辽五味子，本应到 10 月才能采收，已经提前 3 个月遭受了抢青之祸，采回来的青果还要喷上药水焐红，而真正自然成熟的五味子则无处寻觅。

中药也有“三聚氰胺”

药材采集之后，最基本的工作是除去泥沙和混杂物。然而目前市场上的药材，茵陈、蒲公英、菟丝子等所含泥沙重量几乎占 20% 以上。丹皮不刮皮抽心，白芍不去老根，板蓝根不去根头部，桃仁、杏仁不去皮，酸枣仁大量含壳，麦冬、莲子不去心……

饮片切法不同，药效也不同。板蓝根薄片的浸出物还原糖含量明显高于斜片、厚片。但现在药工怕切到手，随意把药片薄片改厚片，厚片改块状。片薄如飞的天麻，只能停留在老药工的记忆中了。

既然在加工修治上竭尽全力偷工减料，功夫都花到哪里去了？——“面子工程”，俗称“打磺”。既为了饮片色泽好看，延长保质期，又能让霉变药材焕然一新。

打磺本来是传统的熏制方法，目前的问题是反复打磺，造成硫超标。更有甚者是直接将硫磺粉洒在药材上面，注重养生的老百姓叫苦不迭，从我国进口药材的韩国商家也是颇为头痛。为了获得二氧化硫不超标的白芷，他们只能每年从中国直接进口新鲜白芷自己加工。

当今中国，已经被戏称为“化学大国”，中药商在这方面的“追求”更是孜孜不倦。近年来为了让药材更好看，除了打磺，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，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，拿洗衣粉搓掉霉斑……

一言难尽话炮制

很多人都听说过何首乌能治少白头，但为此闹肚子的也比比皆是。原来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，能滑肠致泻。必须经过炮制，让蒽醌衍生物水解成无泻下作用，降低毒性，才可以正常行使乌须黑发的功效。

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，收藏着一套国家一级文物——金铲银锅。紫雪散祖传最后一道工序，就是放入白银钵内，用黄金铲搅拌煎熬。

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药店的噱头，后来经过化验证实，白银含有硝酸银、弱蛋白银，对人体黏膜有抗菌消炎作用；金箔则具有镇惊、安神功效。

“中药加工炮制，一是减毒性，二是增加疗效，三是改变归经。”“半夏有毒，临床大都经炮制后使用，分为法半夏、姜半夏、童子尿半夏。用盐卤、生石灰炮制的法半夏，用于健胃。童子尿半夏，主治跌打损伤、胃里咳血。姜半夏则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。而生半夏则是催吐的。”

现在的药厂和医院，虽然有炮制标准，但都锁在柜子里，好多都是不炮制，或者炮制不到家。即使某些著名的大药店也存在此类现象。“炮制首乌传统用黑豆煮，药材商代以锅底灰，甚至用墨汁染色。白术就是往锅里一倒，根本不翻炒，上面是白的，中间是黄的，下面的则是焦黑的。”

炮制不得法，轻则减效，重则害命。一名具有 40 年临床经验的中药师发现，炮制用醋如果用工业醋酸或食用醋酸配制的食醋，都有一定的毒性，能引起 30%左右的小鼠死亡，而使用发酵米醋则无此不良反应。马兜铃则闹出过肾病风波，一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。主要原因就是国外为了减肥，把马兜铃直接当茶饮，而不知道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。

一位医生告诉记者，他们已经收治过多位因服用了炮制不到家的中药材，而导致中毒的病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虽然炮制技术乃是中药的核心，但是后继无人，很多饮片厂甚至雇佣了对中药炮制一知半解的初中生、高中生来作业。

“现在善鉴别精炮制的中药专家，全国只剩下两位‘高徒’，所有中药炮制方面的专家加在一起，总共 40 多位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死一位少一位。”

而一家驰名全国的老字号，由于老药工总坚持老规矩，新领导不乐意了，退休时一个都没留。有些人就这样流失到深圳的外商合资药店当技术指导，我国炮制技术面临泄密之虞。

### 高价买“药渣”

“我买西洋参的时候特别烦，有时候一泡就没有味道了。”有位医生气愤地告诉记者，这类西洋参早已被萃取过有效成分。

很多冬虫夏草也已被提炼，药材商将“药渣”用啤酒浸泡，误导消费者以为是真货。没有经过萃取的虫草外观饱满、色黄而亮，现在市场上至少 70%的冬虫夏草，都被提取了有效成分，干巴巴的，虫体较硬，也没有香菇一样的香气。

即使正规药材市场，都充斥着以“药渣”冒充的正品，这让制药厂也很头疼。不买就得停产，买了药品质量肯定有问题。权衡再三，最终还是经济利益占了上风。

以下这些药材都发现过“被萃取”现象：人参、西洋参、党参、冬虫夏草、黄连、黄柏、牡丹皮、首乌藤、金银花、连翘、八角茴香、山茱萸、连翘、桔梗、淫羊藿、川贝、五味子、益母草、泽泻、白术、鸡血藤，柴胡、穿山甲、紫河车等。

如果说从前的中药造假，还只是在等级上以次充好，如今则是花样百出了。

专家曾跑遍了全国 17 个中药材市场，总结出来常见的造假手法有山肉苁蓉掺进葡萄皮，黄芩中掺桑寄生，用塑料做穿山甲甲片，把树枝包上毛皮包切成片冒充鹿茸，在海马肚子里灌玻璃胶，往虫草上粘铅粉……中成药造假则更有隐蔽性。比如衡量肉苁蓉的质量标准是熊果酸的含量，一些药厂就往里掺山楂，结果一样达标，疗效只有天知道了。

### 救救中药，救救中医

求医问药的人们经常感叹，找到合格的好中药难，找到一位好中医，就更难了。医之用药如用兵，须有良医辨证施治、对症下药、才能精确打击。

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？

“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‘名师’已基本没有了，只有高徒这一称谓，其中中医有 145 人，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，总数达到 500 人。”

凡是师傅带徒弟的，基本上是学徒出身，没有这种学历，一律不能考执业医师，也就无法行医。仅有一条狭窄之门，允许七八十岁的带五六十岁的，五六十岁的带四五十岁的。如此以来，只有提高，没有继承。

“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，问老中医：‘你带了几个徒弟？’他说上面给安排的，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。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，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。现

在我都七八十岁了，徒弟五六十岁，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，能跟我学什么？什么也学不了！’中医这不是等死吗？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，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，要允许中医带徒弟，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。“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，就能说明问题。西医人数，从1950年到2004年，增长了70多倍，达157万人。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-30万人，达到2004年的27万人，实现了零增长！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，医疗水平无法相比。”

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，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，经过“现代化”的洗礼，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。

“中药现代化没错，只是我们的路走错了！”著名专家认为：“中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，而不是全盘西药化。”

一位药工批评说：“现在该研究的不研究。比如传统硫磺熏蒸加工方式有不足的一面，但农民收的鲜药不处理无法卖出，怎么解决？没有人管。”

欧盟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家组组长格哈德·弗兰兹，数年来研究中草药。在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，他表示“西方的植物药偏重于对已知化学成分的研究；而中草药则是基于对‘阴阳’理论的研究。中药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过来的，西药则是纯粹的化合物。因此，我们在尝试让中药和西药达到统一，结合两者的长处做一些整合工作。”

一位评论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：“目前西医、中医，西药、中药，谁更科学，以我们目前人类的认知能力，无法做出判断。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谁先压倒谁，而是先保护，不要让两大体系中的一个先行消亡。”

“洋中药”启示录

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，但是这一切，都与中国无关。我国的贡献，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。

1949年，大局已定，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。滹沱河畔，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，堪称美食家的米高扬赞不绝口。

毛泽东笑道：“我相信，一个中药，一个中国菜，这将是中国的两大贡献。”这番评价，他在1953年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，又再次重提。

他不会想到，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，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，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%，日本则以90%的市场份额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占5%-7%。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授予“最高功勋奖”的日本医学权威大家冢敬节，1980年去世前，曾叮嘱弟子：“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，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。”不幸言中。

在日本，超市药店中卖得最火的，莫过于汉方药，甚至中国游客来此都会大买特买，带回去分赠亲友。

一杯喝下去，不一会儿就舒服多了。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，没有再复发过。”一位在日本常年出差的中国工程师告诉记者。

汉方药是在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日本的，受宠1000多年。明治维新之后，汉方医学遭到抛弃，又在几年前再度重兴。“中医学概论”2006年成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一，2008年又被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。

生产汉方药的龙头企业集中在津村等少数企业手里，他们特意在深圳开办一家涉足中药饮片的药业公司，高薪聘请从中国药企退休的老药工担当技术指导，涉及人参、桂皮、柴胡等500余种中药材原料、中药饮片。

日本汉方药界，对饮片炮制技术的热情不止于此。

据炮制泰斗回忆，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，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

关键环节。但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，却被断然拒绝。

美国方面也不乏“卧底”。一位药界人士告诉记者，几年前美国人曾以旅行团的方式到山西运城来治疗结核病，当地有一位老中医有独门绝技。他曾公开打擂台：“你们哪家医院说治不好，最后发了病危通知的，都可以送到我这里。我保证一个月好转，三个月出院。”而美国病人来此，正是为了拿到他那张治疗结核病的方子。2008年，美国有关部门又拨款500万元给北京协和医院，委托该院帮其了解我国中药材资源和开发利用情况。著名中医学家老先生，则收了一位美国徒弟。

如今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中医，到美国去就有可能享受“敞开绿卡”的特殊优待。

一位中医学教授，在国内开不了药店，更开不起医院——他是老师，没有办法考执业医师，没有处方权。开医院则必须有100平方米的地方，配上检验员、药师，以及5名以上的医生。63岁那年，他远赴重洋。在美国，直接住在儿子家里坐诊。

为了给其他医生也留点饭吃，他的规矩是一天只看30个病人。为了避免低劣药材之祸，特意从香港进口药材。一个月收入9万多美元，交完税还有6万多。在美国，10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房了。“在美国开诊所什么都不要，但是就一条，每隔一天卫生部门会来检查处方，他们想学东西。”

湖南中医学院一位副教授，将自己在美国的考察，写成了《美国市场中草药的热销，对我国的中草药研究的反思与建议》一文。他在文中谈道：“1994年美国已经通过一条法规，中草药这样的补充品，不经FDA批准，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，在有机食品专卖店销售。看见美国有机食品专门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制剂，真是既高兴，又惭愧，高兴的是中草药制剂在美国这么受欢迎，中医药发展有望。惭愧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中，没有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。”

今年4月份，他的小外甥女被诊断为鼻内有炎症，西药用抗生素。他女儿拒绝了，去有机食品专卖店买了一支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，一喷见效，清鼻涕立刻不流了。婴儿使用尿不湿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很容易患尿布炎。将美国加州宝宝公司生产的一种纯中药软膏抹上去，10分钟内红色炎症就会消失。

我国古方“六神丸”，日本拿去改造后，开发出“救心丹”，曾一度风靡全球，被誉为“救命神药”，年销售额1亿多美元。日本老牌的汉方药“正露丸”，也已经返销中国。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，以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德国最热衷。2006年底，葡萄牙国立波尔图大学正式开设中医专业，并招收了首批27名学生。来中国研读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，学习中医药的人数位居第一。

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，但是这一切，都与中国无关。我国的贡献，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。

一位老中医则告诫说：“我们的中医药界要自尊自爱，不能始终靠‘外力’来带动。国外重视了一下，就急急忙忙去研究。国外没什么动静了，立刻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藏为敝屣。

在此，我们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医药的情况，就是说明创新和守旧的关系远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，因为到底谁优谁差一时半会是无法判断的，市场也分长时间的和短时间的。创新难就难在这里。